

通志壹經解

五十二  
1411  
964







孟子卷第九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

曰怨慕也

號平聲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

愚案此說出毛詩傳

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

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輔氏曰怨者怨咎已之不得其親而不能自己慕者思慕其親而不能自

忘也夫父慈子孝理之常也何有於怨慕哉唯其遭事之變故深惟其所以不得於親之故而自怨自怨其在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其親無頃刻之



忘必欲得其歡心而後已此舜之所以怨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昊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愬苦

八反共半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愬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

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

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輔氏曰楊氏發明得舜之心使舜自以是為孝則其心便自止息工

如人喫飯纔覺飽則便止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

文集曰二女娥皇女英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

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也

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三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



甚也

愚謂其怨慕之情迫切之至一如窮人之無所歸託其心焦然怵迫而無所底麗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輔氏曰上文是說舜之實事此又孟子推述舜之心以解上文之意言舜之心事實有如此者耳舉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憂者所性不存焉故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亦不可以不盡也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女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而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

真氏曰五十始衰禮所謂不致毀之時也大舜於此猶慕

焉聖人純孝之心不以老而衰也此其所以為終身之慕○此章言舜不以得眾人之所欲

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蔡氏曰眾人之所欲者皆外物也順親者人之本心也溺於外物而失其本心則性不存矣故集註有盡性之言○輔氏曰心



纔有一豪物欲之累而於其親有一豪之不順則於吾固有之性便有不盡處也能盡其性則能不失其本心而為人倫之至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對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輔氏曰人之大倫固不可廢亦不容廢也若由父母而廢之則是陷父母於過

夫而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

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

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輔氏曰謂以君命治之不容替瞽之不聽

也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或有牽制而不容聽者則官司以法定使之如此耳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拚之象曰謨蓋都君威我績牛羊父母君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箠朕一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砥都禮反忸女六反忸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拚蓋也案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瓠瓠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

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是謂此言憤結積聚之意

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

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

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

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真氏曰象欲殺舜之

迹明甚舜豈不知之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略無一毫芥蒂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猜防萬端惟恐發之不蚤除之不亟至此然後知聖人

之心與天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

有以知之矣它亦不足辨也真氏曰世儒以帝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殺舜之理故以孟子為疑不知孟子

特論大舜之心使其有是處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

情天理於是為至輔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肆人欲以絕兄弟之情者也象亦憂亦喜象喜亦喜順天理以盡兄弟之情



者也象之人欲雖萬變而終有窮舜之天理則一定而未嘗易卒之象不格姦而源源以求則舜之天理勝而象之人欲消矣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直少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

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

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

輔氏曰誑之以理之所有在君子猶或可

欺也昧之以理之所無在君子則必不可惑也象以愛兄之道來正是欺之以其方者然彼以愛兄之道來則舜以愛弟之道接此皆誠實之事何偽之有哉

○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

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

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

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

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流徙也共工官名文集曰蓋古之世官族也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

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文集曰三苗在江南荆揚之間恃險為亂者也殺殺其君也

殛誅也鯀禹父名文集曰鯀崇伯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蔡氏曰圓則行方則

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愚案

北裔之地舜分冀北為幽州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慈利縣三危西裔之地禹貢在雍州或以為墩煌未詳羽山東裔之山在今海州朐山縣或

曰今道州鼻亭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愚案漢書顏師古註云有鼻在

零陵今鼻亭是也萬音疑心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

而遭象之虐非仁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

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

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

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

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

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



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  
 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  
 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  
 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  
 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  
 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  
 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義之盡封之有庠富貴之也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輔氏曰吳氏說盡聖人專以公義廢私恩則不盡情其流必至於不仁以私恩害公義則不盡義其流必至於不義舜之於象封之有庠富貴之也是不以公義廢私恩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是不以私恩害公義如是則仁義兩盡而天

理人情皆極其至矣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  
 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  
 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  
 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  
 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  
 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  
 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朝音潮岌魚及反

咸丘蒙學弟子語者古語也蹙蹙不自安也



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祖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祖落

語錄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

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魂歸于天魄降于地而人死矣○陳氏曰祖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

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



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  
 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  
 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  
 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  
 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  
 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  
 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詩傳曰所謂迎者其至否速遲不敢  
 去追迎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又曰譬如有  
 一客來自家去迎他他來則接之不來則已若必去捉他來則不可○輔氏  
 曰以文害辭是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辭也以辭害意是泥一句之辭而害  
 詩人設辭之意也○又曰意謂已意志謂詩人之志以我之意迎取詩人之志  
 然後可  
 以得之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  
 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  
 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  
 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  
 為天下法則也輔氏曰上既言讀詩之法以破萬章之惑此又言尊親  
 養親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己之理夫舜既為天子則

瞽瞍實為天子之父備享四海九州之奉而舜為尊親養親之至矣故引下  
 武詩以咏嘆之以為如舜者然後可謂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天下以為法則  
 者矣舜盡事親之道而為法於天下即  
 其事也豈有使其父北面而朝之理乎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



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

蔡氏曰敬其子職之事也

夔夔齊栗

敬謹恐懼之貌

蔡氏曰齊莊敬也栗戰栗也夔夔莊敬戰栗之容也

允信也若順也言

舜故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

也

蔡氏曰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瞽瞍頑愚亦且信之即孟子所謂底豫也

孟子引此而言瞽瞍

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

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

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人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之淳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

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

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

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



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輔氏曰下薦人於上公心

也若有令上必用之心則便是私意矣孟子此數句不惟說得三即主受授之義明白而於人臣薦賢達善之道大公至正之心亦無餘蘊矣彼竊位蔽賢之徒固不足深責而進一善達一能上以必其君之用下以示一己之恩者皆私意也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

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輔氏曰上只言天此又併民而言者天人一理而天實以

民為視聽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此固天也至於朝覲訟獄謳歌則人耳而亦曰天者以天統乎人人與天一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

以天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

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

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

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

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

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朝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愚謂冀州為帝都之西者謂之西河在帝都之南者謂之南河其實河也其南

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



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輔氏曰天無形則無耳目安能有所視聽而天人之理不間豪髮故其視聽皆因民之視

聽此又以人兼天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

愚案陽城山在漢潁川郡

箕山在嵩高之北

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

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

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豪私意也

輔氏曰孟子發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兩句峻潔如此便見得三聖人之心渾是一箇天理更無有一豪私意爲之間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輔氏曰天無為故非人力所為

而自為者天也事未有無故而致者故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命也以理言之謂之天此所謂天則天專言之則道者是也以人言之謂之命此所謂命則天之命於人者是也理則天理之體體命則天理之命於人者皆非人力所為所致故曰其實則一而已○陳氏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却微有分別為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為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致便是命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面訓義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之謂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後見故吉凶禍福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為命乃是於天理中截斷命為一邊而言其指歸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何見得是命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輔氏曰無天子薦之者在孔子之氣數有不完也繼世有賢君者在益伊尹周公之所遇有不同也亦皆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者也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

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孔文音又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氏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

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輔氏曰前既言益與伊尹之事矣故此復言以周公

不有天下亦若益與伊尹爾所以足前義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音擅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商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輔氏曰孔子之言固斷置



得好又得孟子發明之尤更明白可謂真能得前聖之心者知即知而得之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

要求也案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

有莘氏之媵臣愚案湯妃有莘氏之女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

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輔氏曰戰國之時去聖漸遠人不知有義理之學稍有才識者

則汲汲然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其富貴利達雖枉己辱身有所不顧故設為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

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

莘國名愚案莘國即今同州郃陽縣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

而欣慕愛樂之也語錄曰問是指其實事而言曰然或謂耕田鑿井便是堯舜之道此皆不實不然何以有豈若吾身親見

之哉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

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輔氏曰道體也義用也既曰義又曰道者兼體用言之也先言義後言道

者自其用處察之而見其體一也天下千駟所謂大也一介所謂細也物有大細而道義無大細苟害道義則豈問於大細哉此伊尹之辭受取與所以無

間於萬鍾之大一介之細而一以道義斷之不以微細而苟於取與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賢賢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

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賢音五高反又戶驕反

賢賢無欲自得之貌輔氏曰伊尹以堯舜之道自樂故常無欲而自得涵泳其言則舉天下之物果何足以累

其心哉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



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

輔氏曰幡有反覆之意故為變動之貌

於吾身親見之言於

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

輔氏曰此

皆是樂道之事也言我能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則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而其樂又不空見於誦說向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

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

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

理之所以然

語錄曰知只是知此一事覺是忽然自理會得又曰知者因事因物皆可知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又曰

如知得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是知此事又知得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是覺此理又曰覺是自悟之覺如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之事及至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輔氏曰知淺而覺深知有界限而覺無偏全

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

語錄曰是我喚醒他○輔氏曰此述程子之意也程子云

譬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以我先覺故搖撼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已覺也元無欠少亦未嘗有增加適一般耳此說得箇覺字極為全備謂覺之而已非有所增益之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

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

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

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

之而已

輔氏曰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此解非予覺之而誰也一句蓋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在新民到此地位則自然任不

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着如孔子孟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皆是不容已者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

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輔氏曰時義上看得分明故集註取之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

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

辱己甚於枉己

輔氏曰枉己謂枉其在己之道辱己則又有恥辱之事及於己矣然辱己實由於杜己固不可以為未甚

而有枉於己也

正天下難於正人

輔氏曰人則有所指而言至於天下則所該廣矣以其廣狹故有難易之辨然正天下實自正人始未有不能正人而能正天下者也

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

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

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

輔氏曰聖人之

行本無不同其所以不同者所遭之時不同耳故或隱遁而遠去或留仕以近君雖有不同然其要歸則在於潔其身而已所謂潔其身者不使其身陷於不義耳蓋身者萬事之本也身之不潔則事無綱領舉皆紛亂而無可為者矣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

之求之也輔氏曰要求也聖人本無求人心但道德充足於己而人自來求我亦如聖人之求之耳故子貢謂夫子之求之也異乎人

之求之與正與此意相似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

意輔氏曰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謂為天子則可臣其父故孟子謂舜不為

意謂其以割烹故孟子謂非以割烹而乃以堯舜之道要湯其意亦正同也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輔氏曰此伊尹之所自言於此可見其任重之義則其不肯枉道以要君者必矣事或理明義順則雖犯天下之所甚疑在聖賢則無掩覆之意也今書

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

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

環有諸乎子思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

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

生事之人也輔氏曰謂其喜好撰造言說以生起事端者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

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

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雝如字又音雙



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宰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制斷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不悅不樂居其國也威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馬正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案史記孔子四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土小城正

子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輔氏曰以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觀

之則必無主癰疽瘠瘠環之理以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觀之則必無主癰疽瘠瘠環之事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

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號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 乘去聲

虞號皆國名

愚案虞國在漢河東郡大陽縣號國在漢河南郡滎陽縣

垂棘之璧垂棘之

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號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

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輔氏曰自鬻謂以成其君謂自賣我之身以成彼之為君即所謂顯其君於天下者是也然此事當

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



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

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汗辱以要

其君哉輔氏曰聖賢未遇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吾夫子猶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莊周曰百里奚

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

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輔氏曰傳記載百里奚食牛之事亦多但非是固欲為此以要君耳故莊子之

言深得百里奚之意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

孟子不得不辨輔氏曰聖賢出處之大節當時好事者以己度人妄為

風靡而未知底止故孟子不得不辨所以正人心息邪說詎詖行放淫辭以立人極豈好辯哉不得已也尹氏曰當時好

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蔡氏曰戰

國之時人不知道惟知以功利為急以枉尺直尋詭遇獲禽為能甘世者教自誣於聖賢欲借以行其私如伊尹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瘠環百里奚自鬻於

孟子卷第十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

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

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

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



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憚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

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浙先歷反

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



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輔氏曰張子之說盡矣清有所勉則有時而雜和有所勉則有時而異孔氏曰任者

以天下為己責也語錄曰任是自任以天下之重愚謂孔子仕久速各

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語錄曰問清任和時皆以聖人名之但曰清曰和曰任則猶倚於一偏而未得為大聖謂之時則隨

事制宜而可以兼數子之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語錄曰問伊尹終有任底意思

在謂他有擔當作為底意思只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彊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些意思在為非聖人之至則孔子皇皇汲汲去齊去魯之勝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問聖人若處伊尹之地也如他任如何曰夫子若處此地自是不同不如此着意問伊尹治亦進亂亦進無可無不似亦可以為聖之時曰伊尹終是有任底意思在○輔氏曰伊尹唯其任底意思在故未能與天為一而不得為聖之時若孔子則雖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在已無不可行之道然却無伊尹這些意思曰如有用我者其月而已可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多少含蓄意思此其所以與天為一而謂之聖之時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  
 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  
 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鍾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  
 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  
 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眾音而言也語錄曰問條理如  
 皦如也釋如也以成之類否言八音克諧不相奪倫各有條理脉絡也曰不然  
 條理脉絡如一把草從中縛之上截為始條理下截為終條理若上截少一莖  
 則下截亦少一莖上截不少則下截亦不少此之謂始終條理○問條理猶言  
 脉絡莫是猶一條路相似初間下步時纔差便行得雖力終久是差否曰始  
 條理猶箇絲線頭相似孔子是挈得箇絲頭故許  
 多條絲都在這裏三子者則是各拈得一邊耳智者知之所及聖  
 者德之所就也文集曰智是見得徹之名聖是了得徹之號蓋樂有八音金石  
 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二音自為始終

而為一小也語曰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  
 上定一聲到底頃刻尾只且一設是絲竹底從頭到尾只是

絲竹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於一也語錄曰

夷合下只見得清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清底伊尹合下只見得任底其終  
 成就亦只成就得任底柳下惠合下只見得和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和底

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輔氏曰八音以  
 金石為首故八

音迭奏而以金又金始震而玉終訕然也語錄曰金聲有洪殺始  
 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

叩之其聲訕然而止○輔氏曰金始震動於始故並奏八音則於其

未作而先擊鐃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

以收其韻語錄曰古人作樂擊一聲鐘眾音遂作又擊手一聲鐘眾音又  
 齊作故金所以發眾音未則以至振之所以收合眾音在裏面

○又曰金聲初打聲高其後漸低於眾樂之作必以此聲之玉聲先後一般初  
 打恁地響到住時也恁地響但玉聲住時截然便住於眾樂之終必以此振之

宣以始之收以終之輔氏曰宣以始之謂擊鐃鐘以始八音之  
 聲收以終之謂擊手特磬以終八音之韻也二



者之間脉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

輔氏曰謂自始及終中間八音之脉絡相與通貫而共底於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

不全也文集曰聖人之知精粗大小無所不周聖人之德精粗大小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輔氏曰亦知孔子之智以始之聖以終之

中間於三子清任和之脉絡亦無不通貫故能時而出之以集其大成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

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

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語錄曰如兒寬亦引金聲玉振是時未有孟子之書此必古曲中有此語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

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夫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

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

一管准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語錄曰伯夷伊尹柳下惠力已

至但射不刺孔子則既聖且智巧力兼全故孔子箭箭中的三子皆中梁也○

輔氏曰一節雖至於聖者指清任和而言也智不足以及乎時之中者謂其始

之智但知其清任和而不得如孔子為聖之時也若孔子則速久處仕皆得乎

時中蓋由其始之智足以及乎時中故也○永嘉陳氏曰譬之射焉均至於百

步之外而有中不中者蓋巧者知得到則百發而百中力者行得到則至

而未必中由是觀之學不難於行而難於知猶射不難於力而難於巧○

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

或問三子之偏如此而孟子以聖名之何也曰三子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力

行以造極卒至乎不思不勉之地而表裏洞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雖謂之聖

然於孔子則有不得而班者就三子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

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矣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

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語錄曰問三子合下少致

知功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終之成也亦各至於一偏之極孔子合下盡得致

知工夫看得道理周備精切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也亦兼該畢備而無一

德一行之或闕使三子合下工夫不倚於一偏安知其不如孔子也曰然更子細



所蔽於始而行有所闕於終也此孔子之所以獨得其全而三子僅得其偏也  
知有不至行有不盡雖以伊尹夷惠之質尚不能無愧於孔子而況學者乎  
輔氏曰三子者知有所偏故其行亦有所偏而其德之所成就亦有所偏孔子  
則知無不至故其行亦無不至而其德之成就亦無不至○永嘉陳氏曰三子  
始焉之所知只見得一邊道理後來亦只於那一邊上做得透徹此三子智不  
及於全故行到處亦只是一偏之聖夫子知得天下道理四方八面周匝普偏  
故成就處兼總眾理該  
貫萬善不可以一節名  
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  
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輔氏曰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  
焉則三子之聖與夫子之聖所  
以不同者皆  
可嘿識矣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  
綺反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  
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惡去聲  
夫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輔氏曰兼并則其國日  
大僭竊則其祿日侈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  
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  
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  
輔氏曰位  
以爵定也  
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  
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  
輔氏曰田以祿分也案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  
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者此又可見  
通志堂



周制都鄙用助法也

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愚謂此言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為差也

元士上士也愚謂言上士而不言中下士者蓋以視附庸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倍於一倍於二倍於三

君田三萬三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

三千三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

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

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

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語錄曰問府史胥徒皆是庶人在官者不知如何有許多曰嘗看蘇氏古史他疑三事其一謂府史胥徒太多當時却多是兼官其實府史胥徒無許多○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為之抑別募游手為之曰不可曉想只是民為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又似別募游手矣

愚案君以下所食之祿

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

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



五百十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二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鄉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愚謂由卿而上下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卿而上其祿浸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浸薄苟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食音嗣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  
語錄曰問

此等差別是地有肥瘠邪抑糞溉之不同也曰皆人力之不同爾然亦大約如此緣有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亦有此五等○愚案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  
語錄曰孟子論

三代制度多與周禮不合蓋孟子後出不及見王制之詳只是大綱約度而說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



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

輔氏曰此說足以救陋儒泥古之失但據其所傳而姑存之使千百世之後一遇大聖則必能因其大體而詳其節目推其既往以為一時之制而先代聖王之法庶乎其可復見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輔氏曰謂其兼夫有與恃二者之意方謂之挾但有之而不恃則猶未謂之挾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乘去聲耳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

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

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輔氏曰獻子忘其勢不挾貴也五人者忘人之勢無獻子之家者不資其勢而利其有也孟子歷舉四人之事自小至大皆以見其不敢有所挾之意而首於孟獻子之事詳之者又以見上之友下固不可有所挾至於在下者為上之所友則亦不可資其勢以利其有也一有資之利之意則便為人所賤矣又豈肯與之為友哉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

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

事我者也

費音秘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



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又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輔氏曰平公之於亥唐則

知所敬矣然不能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則是不能推廣是心以體天而治民以及於國也○具氏曰位者天位所以處賢者也職者天職所以命賢者也祿者天祿所以養賢者也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亥唐特虛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祿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

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

輔氏曰戰國之時惟知權勢之為尊而不知義理之為貴但知貴貴而不知尊

賢是以子孟子因萬章之問而極言朋友之道以見貴貴尊賢之義未嘗不一也

○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

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詘以匹夫友天子而

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

也輔氏曰自天子至於匹夫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故推至於極則以堯為天子而下友於舜不為屈以舜為匹夫而上友於堯不為僭以見朋友為人倫之

一不可以貴賤尊卑間也必至於堯舜然後能盡其道耳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

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

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子孟子言尊者之賜

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

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輔氏曰孟子言尊者有所賜而既以禮矣則是與之者恭也與之者既恭則只當恭以受之豈可竊計其所與我之物其初得之合義與否然後為辭

受哉如此則若其不義則遂卻之矣一有是心則不可謂之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

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

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

言語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

之如此可否邪輔氏曰萬章之意言彼所餽我之物既得之不義則我固不當受之若言其不義而直卻之為不恭則但以心

度其為不義而託為他辭以却之不亦可邪夫人之處事要在義理上行過與不及皆非也萬章交際之間以辭卻之之說其視貪名者利者固優矣然其有意於卻如此則亦失之過也由是而

極之則必至為於陵仲子之為而後已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

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輔氏曰交以道謂來交我

之有道理也接以禮謂來接我之有禮節也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禹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

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

不畏死凡民罔不讒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

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讒書作慙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

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

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

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慙

無凡民二字讒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愚謂

若今劫人而殺傷者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

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如何而可受之乎輔氏曰孟子既已開曉之

如此萬章猶不能反其意之偏以味孟子之言而復為此問此正所謂詖辭蓋陷於卻之之意而不覺也故孟子又引康誥之說以曉之商受

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



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

之可也

或問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趙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或者又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乃為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饋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虐之意云爾或又以為烈光也三代相受而光烈至今也是三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為之說乎曰熟讀本文此十四字自與上下文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從李氏闕之之愈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

輔氏曰萬章終不肯置其偏見而詳味孟子之說至此則氣愈戾意愈刻說愈悖而都無輕重之差矣故孟子復問以有王者作將遂連合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雖章之刻戾亦必知其不然也若必待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與不待教而誅之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



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

輔氏曰世俗之所尚猶未合禮聖人猶或從之以小同於俗而況於以禮求賜何為不可受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於此可見孟子待人之恕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盡義之說而欲一槩以繩人幾何而不流於於陵仲子之為哉

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語錄曰猶縫罅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輔氏曰以孔子所謂繫而不食之說與夫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說而觀之則是乃聖人之心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輔氏曰魯人獵較孔子亦



獵較于以見聖人同物之仁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于以見聖人處事之智未嘗有所終三年之淹于以見聖人制行之勇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

君養賢之禮也輔氏曰見行可庶乎道之行也際可適其禮之宜也公養受其養之義也季桓子魯

卿季孫斯也語錄曰孔子仕於定公而言威子當時威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威子及威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

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

輒也輔氏曰或是一字誤或自是所傳之誤或是當時人呼出公為孝公皆不可攷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

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

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

○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

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案此章文義多

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

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

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

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處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去聲柝音托

柝行夜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

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

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

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

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為偽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

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

賤官不以為辱者所以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勿

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

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

也語錄曰為貧而仕只要在下位不當言責之地若是合言處便須當說非是教人都不得言耳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恥矣故辭尊居卑辭富

貧居○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

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子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



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王貞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

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

祿則非禮也

輔氏曰諸侯之視諸侯雖其爵有五等之殊然其實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士不幸出奔而來適我國則其國君以廩餼

之是乃禮之所宜也故可受而謂之寄公若士之於諸侯則有尊卑貴賤之不同又本無爵士豈可自比於諸侯故必仕而後當賦以祿為士者若不仕而食

其祿則非禮矣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輔氏曰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養之也既已制其常產而養之矣然當中之時以其有空乏者則周救之是亦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

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

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輔氏曰君擇賢而以為臣

將與之共治天職則必與之共食天祿雖至於抱關擊柝之微亦皆有常職以食於上則又當因其高卑勞逸而為之多少之定數是亦其禮之宜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

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

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

飯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

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  
 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  
 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役言不以人禮  
 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  
 令臺來致餽也輔氏曰繆公之於子思非不知所尊慕也而猶若此者  
 盡則思慮必無不至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  
輔氏曰悅而不能用如晉平公於亥唐之類也世有徒徇養賢之名而無用賢  
 之實事者固不足道況於養之道又有所不至乎是焉能得賢者而臣之也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  
 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  
 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

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冬以其職繼  
 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也

輔氏曰不使賢者有亟拜之  
 勞則敬心完而思慮到矣

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畢舉各  
 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  
 之尊賢者也女下字  
 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唯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  
 所當法也輔氏曰堯之於舜則尊賢之  
 極養賢之至用賢之周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



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贊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鷩相見以自通者也

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

不敢見也

輔氏曰在國之內者雖莫非君之臣然唯嘗執贄以自通於君既仕而有祿位者則正謂之臣若其他則雖隨所居而名為之臣其實皆庶人庶人既未嘗執贄在位則不敢自同於已仕者以見於君是乃禮之當然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輔氏曰庶人則當服則往役者庶人之職也為士則知學問崇禮義不惟士之自處當如此而人君亦以此望之故召之則不往見之者士之禮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

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

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去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

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

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

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也奚

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

召與丞乘比日去聲計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愚謂皮冠弁也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為之事見春秋傳愚謂春秋傳曰齊侯

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

子驪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

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愚謂通帛謂周太赤從周正色無飾士謂已仕者交

龍為旂愚謂畫交龍於旂之上析羽而注於旂于之首曰旌愚謂析取鳥羽

注於于之首全而用之名曰旌曰旒析而用之名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輔氏曰非是說不以招賢人之禮招之蓋召之使見者是招不

賢人之法耳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

人則不可往矣輔氏曰以貴者之招而招賤則不敢往者畏義也

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

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

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



義

輔氏曰以周道為君子所履而證義路為賢者之所由也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

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

輔氏曰謂如為魯司寇時魯公以司寇召之故不俟駕而行以敬君之命故不敢慢也

徐氏曰孔子子孟子易

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

合陳代公孫丑所問首而觀之其說乃盡

輔氏曰觀答陳代章則見孟子

之不見諸侯得不肯枉道從人之我觀此章及答公孫丑章則又見孟子之不見諸侯得古者不為臣不見之禮與夫賢者有不可召之義蓋君子之出處進退一惟其禮與義而已初無適莫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

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

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輔氏曰善士雖有大

小之不同皆主於善者也若在我之善不足以蓋一鄉之善士則隨其所主而取之必有偏而或遺者惟在我之言足以蓋其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凡剛柔緩急無有或遺者矣推而廣之至於一國天下皆隨其高下以為廣狹耳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

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



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輔氏曰士而至於友天下之善士可謂取友之眾矣然不過是一世之士惟是進而友於古人則其取友更無窮盡而不可謂一世之士也蓋在我之善愈備則取於友者益廣然善無窮盡也故大而天下遠而前古無不在所取焉蓋時雖有先後而理則無古今也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

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



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

輔氏曰此說尤足以補孟子之說蓋行權者非至於其不得已則不可為守經

者則日用常行而須更不可離者也

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

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

執一論也

孟子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子學卷第十一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

杞柳為桮棬桮音杯棬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柅柳桮棬屈木所為

若卮匱之屬語錄曰桮棬似今棬杉台子杞柳恐是今做合箱底柳北人以此為箭謂之柳箭即蒲柳也告子

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

說也語錄曰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拗他方善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

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輔氏曰不言戕賊性而言戕賊人者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為仁義

之禍者仁義何可禍哉人自禍之耳亦猶言道非亡也幽厲不繇也云耳○真氏曰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為若杞柳本非桮棬必矯揉而後就也何其昧於理邪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為桮棬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乃性之所固有孩提之童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其長也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強矯拂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容不辨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

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

湍波流澿回之貌也

輔氏曰湍水者水急流也水急則波流自然作澿回之貌

告子因前

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或問湍水即揚子之說曰告子以善惡皆

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揚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脩此亦有小異也○輔氏曰告子本以氣為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然所謂小變之者但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而此說則以性為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耳此其為小變也然揚子則謂人性實有善惡相混於中此則謂性中實無善惡但由人所為而分善惡耳亦不全同故曰近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

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額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

○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輔氏曰告子之見正以為人之性本無定體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故也夫善是順性而為本非難事而為善者常若難惡是反性而為本是難事而為惡者常若易此蓋由氣稟

所拘物欲所蔽積習之久以妄為真而然故學者須是主敬以涵養放教生處漸漸熟處漸漸生然後可以復歸其本順者自然易而逆者自然難也○且氏曰告子把柳之喻既為孟子所闢則又小變其說而取喻於湍水蓋前說專指人性為惡至是又謂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而借水以明之不知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之過額激之在山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也人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然其所以然者往往為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言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句數言盡之矣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

語錄曰告子只說那生來底便只是性手足運行耳目視聽與夫心有知覺之類他却不知生便屬氣稟自氣稟而言人物便有不同處若說理之謂性則可然理之在人在物亦不可做一等說○又口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其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黃氏曰知覺者人之精神非所以言性也

○輔氏曰人物之生則有知覺能運動死則無知覺不能運動也

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

或問子以告子論性



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曰告子不知理之為性乃即人之身而折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則又繼而為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為未喻己之意也則又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為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其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但前此未有深究其弊者往往隨其所向各為一說以與之辯而不察其所以失之之端獨在於此是以其說雖多而訖無一定之論也

**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曰禪家說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捉執足之運奔皆性也說來說去只說得箇形而下者○又曰且如手能執提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為性乎○陳氏曰佛氏把作用是性便喚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運水搬柴無非妙用不過只認得箇氣而不說着那理爾○輔氏曰謂略相似者蓋釋氏又說得周遮無畔岸爾大略則相類也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

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

同是一性矣文集曰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為性而謂八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

亦無不同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

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

能對也黃氏曰告子既不知性與氣之所以分而直以氣為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因有異而遂指凡有生者以為同是以孟子以此語之

而進退無所據也○輔氏曰以告子無答辭而知之也孟子反復問之以盡告子之辭然後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此孟子所以為知言而善教也

○愚案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



於天之氣也

語錄曰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

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

者也

語錄曰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糅善惡有所分矣

人物之生莫不有是

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

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

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

文集

曰問中庸章句謂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或問亦言人物雖有氣稟之異而理則未嘗不同孟子集註謂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二說似不同豈氣既不齊則所賦之理亦隨以異歟曰論萬物之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也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又曰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語錄曰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明其他史推不去○又曰知覺運動人物皆異而其中却

有同處仁義禮智是同而其中却有異處須是子細與看梳理教有條理

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

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

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

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

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子墨子以是折之

其義精矣

文集曰此章乃告子迷繆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蓋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為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已性之大全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

者即其性

輔氏曰人之甘食者知其食之美而甘之也悅色者知其色之美而悅之也知即知覺也甘與悅即運動也

故仁



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

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輔氏曰告子以仁愛之心生於內故以仁為內事物之宜由乎外故以義為外殊不知愛雖生於心而可愛之物則在外事理之宜雖見乎外而所以宜之者則在內是於一物之中彊生此二見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

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語錄曰告子只

知得人心却不知有道心只見那趨利避害飲食飽暖等處而不知辯別那義利等處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長之所

以指義為外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

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

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行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案

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

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

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

之非外明矣

輔氏曰白馬白人則但同謂之白可也至於長馬長人則不同矣人孰肯以長人之心以長馬乎其所以然者是乃吾心之義有不同耳以此觀之則義不在彼之長

而在其長之之心明也豈可謂義為外而不事哉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

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



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

然則者炙亦有外與者與嗜同夫音扶

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輔氏曰炙在外而者之者在我長在外而長之者在我理初無異也林

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輔氏曰告子之意孟子正欲就告子之說明處以通之也林氏正

○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

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

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

莽而不得其正也輔氏曰告子自不見性又不能回孟子之言以致思徒守其舊所聞者以為說雖其辯屢屈不遑屢

變其說以求勝是其意只欲說得行便休終不肯反求深體以造乎自得之地比自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錮之是以卒於鹵莽而墮於詖淫邪遁之流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

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

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

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



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輔氏曰季子因公都子之言而復疑敬雖在內

而長在外故以伯兄鄉人為問而曰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愚謂因時制宜乃義之事也兄與叔父固所當敬此理之常也若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則亦當敬然此只是暫時之敬耳或常或暫因時制宜則皆本於吾心爾故曰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義○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輔氏曰若以義為外則便於性之本體偏枯了安能知人性之本善既不

知人性之本善則豈能知人皆可以為堯舜也哉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

語錄曰告子之意說這性是不管善不管惡底物事他說食色

性也便見得他只道手能持足能履目能視耳能聽便是物事

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眉山胡氏名宏安國子語錄曰蘇氏論性說自上古聖人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說中說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更不看到理只認我說得行底便是○又曰胡氏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

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

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語錄曰韓子分三品却只說得氣不

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似看得性字端的但分為三品又差了三品之說只說得氣稟然氣稟之不齊蓋或相什百千萬豈但三品而已哉也本要

求勝荀揚却又與荀揚無甘異案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

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

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輔氏曰先儒皆訓若為順言順其本然之情則無不善恐不必如此說蓋情自善不待順之而善也且此若字正與

下若夫字相對故情者性之動也語錄曰心如水情即動處○又曰

斷以為發語詞隨物恣地去○陳氏曰在心裏面未發動底是性事物觸着便發動出來底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

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文集曰情未必

皆善也然而本則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惟反其情故為惡耳○語錄曰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公都子問性孟子却答他情○輔氏曰情只是性之動性既如此則情亦如此也但此則因其情之善而可以知其性之本善耳若程子謂天下之理原其所自無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亦何往



而不善此則又因其性之善而知其情之無不善也○陳氏曰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更無不善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箇不善孟子論情有把做善者是專指其本於性之發者言之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扶夫音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語錄曰問才與材字之別曰才字是就理義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孟子說人見其濯濯也則以為未嘗有材是用木旁材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理義上說問才字是以其能解作用底說材質是合形體說否曰是兼形體說便是說那好底材問如說材料相似否曰是○又曰才是能主張運動做事底如這事有人會做得有不曾做得有人會發揮得有不曾發揮得這處可見其才○輔氏曰凡物之能為是器人之能為是事者皆其材質也

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或問公都子問性而孟子以情與才告之何也曰性之本體理而己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為善必矣○語錄曰問孟子論才專言善何也曰才本是善但為氣所染故有善不善亦是人不能盡其才人皆有許

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事出故子思子謂或相倍從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孟子是說本來善底才○又曰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將出來便是才也○問孟子言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污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白者未染時只是白也○真氏曰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今乃至於為不善者是豈才之罪哉陷溺使然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從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徒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陳氏曰恭就貌通志堂



上說敬就心上說  
恭主容敬主事

鑠以火消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

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

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

才也

語錄曰惻隱羞惡是心也所以能惻隱羞惡者才也○輔氏曰仁義禮

智性也惻隱羞惡恭敬辭遜是非情也今但謂之心者心統性情者也  
四者之心人所固有非猶火之鑠金自外而至內也但思而求之則常存舍而  
不思則失之矣存則善失則惡然有失之多者有失之少者有失之久者有失  
之暫者以至於相去之遠一倍十倍而不可數者皆由於不思不求而不能廣  
而充之以盡其才也○真氏曰性我所固有非自外來獨患夫人之弗思弗求  
爾夫物有求而弗得者在外故也性則求其在我者何不得之有本然之才初  
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為者今乃善惡相去之遠由不能盡其才也曰思  
曰求而又曰盡此孟子  
子教人用功之至要

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

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

是懿德

好去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丞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

詩作彛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

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

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

可見

詩傳曰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藏而達之君

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  
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  
不好此美德者○輔氏曰莫非物也獨舉其耳目父子言者蓋耳目則人身之  
所具而最切者父子則人身之所接而最親者故特舉其耳目慈孝之則而言  
之使人就其切近者體而認之則餘皆可以類推而性之本善可得而見○蔡



氏曰未舉承民之詩者當然之則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  
 惟人之生各稟其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懿美之德而不容已也所  
 謂懿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者即指上文秉彝而言也天命之所賦者  
 謂之則人性之所稟者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者則謂之德其實一而已矣  
 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言愈明矣孟子舉此  
 詩者蓋謂秉彝好德心之所好處即是性之發動處就性初發動處指出以示  
 人方見得此性之本善

**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

錄語

曰三者雖同為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兼言  
 之則無病矣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然無  
 所分則雖為善為惡總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

**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

文集曰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多寡而

理之全闕繫焉耳○語錄曰天地間只是一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緣氣質之稟各有清濁○又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固無不同氣便有不齊處○問才稟於氣如何曰氣亦天也理精一故純氣粗故雜○又曰理如寶珠氣如水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如珠落在清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為暗如珠落在濁水中○輔氏曰此所謂才則是就氣質之性言與孟子之說少異矣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者即張子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是也

**又曰論性不論氣**

**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問程子之說曰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

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發也○文集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語錄曰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而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彊弱故有所不備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彊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源未嘗有異故有所不明須合性與氣觀之然後盡○又曰性自是性氣自是氣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二之者正指上兩句也○黃氏曰知有天地之性而不知有氣質之性則如三品之類包括不盡故曰不備知有氣質之性而不知有天地之性則得之天地者無以自別於氣質故曰不明然二者本非有異持所從言之不同耳故二之則非也○陳氏曰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



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蔡氏曰論性不論氣是語上而遺下故不備論氣不論性是語下而遺上故不明張子曰形而後

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

君子有弗性者焉或問氣質之性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

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二所謂氣質之性者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源之性皆謂此者也○語錄曰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又曰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陰陽五行便有氣質之性至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秀而最靈乃氣質以後事○又曰天地之性則本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又曰氣質之性便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殺此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又曰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言方備○又曰氣質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即此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又曰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

有功於聖門有補於聖學讀之使人深有感○黃氏曰張子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定性善者天地之性也餘則所謂氣質之性也然嘗有疑焉所謂氣質之性形而後有則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者如此則可謂之命而不可謂之性曰非此之謂也蓋自其理而之不雜乎氣質而為言則是乃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為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陳氏曰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乎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為言爾

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



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

也或問程子何以言才之有不善也曰此以其稟於氣者言之也蓋性不自立依氣而形故形生質具則性之在是者為氣所拘而其理之為善者終不可得而變但氣之不美者則其情多流於不善才亦有時而偏於不善若其所以為情與才之本然者則初亦未嘗不善也此孟子程子之說所以小異而不害其為同也○文集曰集註中以程子為密即見得孟子所說未免少有疎處今但以程子為主而推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矣○語錄曰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善之中萬善完備發將出來便是才也如程子論才却是指氣質而言所以云有善不善○問孟程所論才字同異曰才只一般能為之謂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為出於性程子則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子程子張子方始說到氣上要之須兼是二者言之方備○又曰程子說才與孟子說才自不同然不相妨須是子細看始得○輔氏曰子孟子專以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性本善情與才皆無不善此固足以使人知性善而皆可為堯舜矣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才雖有不善而初不害所謂本善又可見性雖本善而賦命受生之後又不可不加省察矯揉之功也故

學者於程子之說尤當深玩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粢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

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粢音年耰音憂磽苦交反

粢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三百四十三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  
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  
天下之足同也蕢音音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  
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如使  
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  
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

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若與者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愚案易牙齊桓公臣也淄澠二水為食  
易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試之輒驗言曰易

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  
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  
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



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語錄曰理是在此物上便有此

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義便有箇區處○又曰凡物皆有理蓋理不外乎事物之間處物為義義宜也是非可否處之得宜之謂義也○又曰且如這卓子是物於理可以安頓物事我把他如此用便是義○又曰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謂義若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是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又曰非處物為義一句則後來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輔氏曰事亦物也凡一事一物各有一理理體也處其事物使之各得其理則為義用也此亦先儒之所未及到程子而其義始明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

非有以異於人也輔氏曰雖聖人亦只是先知先覺乎此而已無有不同也程子又曰理義

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

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輔氏曰芻豢謂蔬菓五穀也人之口悅芻豢自是相投入相宜相悅有不可形容者心之悅理義我也亦然故程子以為親切有味學者須是着實體察其意味方為有益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

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

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

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美耳息



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

天池

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

輔氏曰問此但言夫物耳而人之良心亦係於氣化乎曰古者氣化盛而聖人

多後世氣化衰而聖人少雖有之而不得其時與位焉是亦係乎氣化也至於平日之氣清明之時良心油然而生長者則又係乎一身之氣耳是亦一氣

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

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

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

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

所息平日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日晝

之所為有枯亡之矣枯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

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

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

愚謂仁義性也而以心言者心

統乎性也良心即仁義之心即所謂性也

平日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

也語錄曰平日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纔醒來便有得這些自然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靜少間纔與物接依舊又泯沒了

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

語錄曰其好惡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又曰幾希不遠也後人來就幾希字下註開了便覺意不連○輔氏曰言一身之氣清明則其良心自然

發見雖未能與聖人同其極致然亦大綱與人相近所爭不多也

桔槔也

語錄曰如被他禁槓在那裏更不容轉動

轉也

文集曰反覆非顛倒之謂蓋有互換更迭之意○又曰反覆只是循環

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

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

語錄曰問凡物日夜固有生長若良心既放而無操存之功則



安得自能生長曰放去未遠故亦能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

猶必有發見者語錄曰氣清則心清其日夜之所息但其發見

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枯亡之語錄曰問平旦之氣甚微

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語錄曰牛山之木嘗美矣是喻人

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

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浸薄而

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語錄

曰氣只是這箇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為物欲枯亡隨手又耗

聽口裏說話手足運動若不曾操存得無非是耗散底時節夜間則停留在

那裏如水流夜間則關得許多水住在這裏這一池水便滿次日又放乾了

到夜裏又聚得些少若從平旦起時便接續操存而不放則此氣常生而不已

若日間不存得此心夜間雖聚得些小又不足以勝其旦晝之枯亡少間這氣

都乾耗了便不足以存其仁義之心○又曰夜氣是母所息者是子蓋所息者

本自微了旦晝只管枯之今日枯一分明日枯一分所謂枯之反覆而所息者

泯夜氣亦不足以存若能存便是息得仁義之良心○又曰良心當初本有十

分被他展轉枯亡則他長一分自家止有九分明日他又進一分自家又止

有八分他日會進自家日會退○又曰今若壞了一分夜氣漸薄明日又壞便

壞成兩分漸漸消只管無到消得多夜氣愈薄雖息一夜也有不得○又曰氣

清則能存固有之良心如旦晝之所為有以汨亂其氣則良心為之不存矣然

暮夜止息稍不紛擾則良心復生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他便渾了那水至夜

稍靜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而所好惡遂與人遠

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

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輔氏曰此總結上二段意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

亦無定處如此語錄曰問既云操則常存則疑若有一定之所矣曰無定所此四句但言本心神明不測不存即亡不出即入

本無定所如今處處常要操存安得有定所○陳氏曰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舍之便亡失了孟子

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

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

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輔

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

曰孔子之說是直指人心言之孟子引之是言人心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學者不可以無持養工夫也

或問程子以為心無出入然則其有出入者其無乃非心之正邪曰出而逐物者固非本心之正然不可謂本心之外別有出入之心也但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荒忽無常莫知其定處耳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矣學者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為主於內矣○語錄曰心豈有出入出只指外而言入只指內而言只是要人操而存之耳非是如物之散失而後收之也○又曰操之道惟在敬以直內如今做工夫却只是這一事最緊要這主一無適底道理却是一個大底其他道理總包在裏面○愚

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

於日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

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語錄曰氣與理本相依且

晝之所為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日晝之所為益無不當矣日間梏亡者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旦亦然至日暮應事接物時亦莫不然○永嘉陳氏曰此段境界乃指示喪夫良心者欲其認取此時體段從此養去也蓋平旦之氣乃夜氣之所生又關乎日晝之所為惟日晝之所為者能不與物俱往則夜氣方和平既和平則平旦之氣亦清明那時有隙光半點萌蘗便是良心發見處人於此時能持循涵養使其萌蘗漸光



明則雖當日晝也如平日矣今人但晨興略略見得微眇轉步便去利欲血氣上走終日昏昏所以索然無有平日之氣形雖具而心則亡於禽獸矣擇焉

伯華

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反見音現

暴温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不

安能如之何哉

真氏曰人主之心養之以理義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見之時常少理義灌溉之益其能幾何退而以邪說進者至矣猶燠之日寡而寒之日多雖有萌芽旋復摧折其如之何哉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

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

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

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

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奕圍碁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

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

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



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踈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輔氏曰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攻過而不知養德若程子范氏之說是乃所謂正君養德之道必如是然後君德成而治有本庶幾三代可復不然雖欲言治亦苟而已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合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

之良心

輔氏曰只此二句便可盡得此一章意利害者天下之常情即所謂私慾也義理者秉彝之良心即所謂天理也孟子只就欲惡二者之中分別出天理人欲最為明切使學者易於體察也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

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



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輔氏曰偷謂偷竊免謂苟免此

連生

兩字說盡私情之意象惟其不然則知秉彝之良心乃吾所固有而利害之私情乃因物而旋生出耳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輔氏

曰由是之是蓋指秉彝之良心而言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

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

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輔氏曰羞惡之心即所謂秉彝之良心也秉彝之良心是指其全體而言羞惡之心則又於全體之中折其所謂義者言之也忘猶失記也義乃吾之性不解亡失人但汨沒於利欲中而失記之耳才失記便與無相似則是喪亡之矣存則操而存也喪

則舍而亡也存之之道亦惟敬而已矣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

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食音嗣噉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噉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

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

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

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輔氏曰路人與乞丐人之至微賤者也簞食豆

羹生死所繫利害之至急切者也於此而猶惡無禮寧舍之而不食則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可見人無有無是心者矣言羞惡而併及夫欲者羞惡則固為惡矣及反之而不羞惡焉者則是所欲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



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為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

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

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

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輔氏曰凡人所以喪其良心者

固不止此三事但姑舉其端而言之則其他可以類推矣理義之心雖是本來固有然微妙而難存物欲之蔽雖是旋旋生出然污下而易溺此君子所以貴於戰兢自持而於室欲克己不敢緩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

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

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為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

猶不肯受噉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

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

輔氏曰生死至重三者至輕今乃以重為輕以輕為重者蓋為物欲所昏是以倒行

而逆施之故以是不可以已乎警之深味此言自能使人惕然有省也

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

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

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

察於斯焉

輔氏曰羞惡之心雖人之所固有但危迫之際私欲未肆三者之念都未萌芽故天理之發其不可遏有如此者至於宴安之

時私慾紛紜展轉不已以至計較豐約都忘義理之心乃其勢之使然也人能於此而省察焉則知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

也語錄曰仁只是天地間一箇生底道理程子所謂譬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玩此則仁可識矣○又曰生之性便是愛之理○黃氏曰心是穀種心之德是穀種中生之性也生之性便是理謂其具此生理而未生也○又曰若生出了後已是情須認得生字不涉那喜怒哀樂去然但謂

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

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輔

曰但謂之仁而不著人身上說則人不知己之所自有或不知求或求之外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反謂反之於身也既曰人心則是吾身之所以酬酢萬變之主豈可以須臾失哉失對放字而言○真氏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則非人矣孔門之言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

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

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

矣輔氏曰謂之人路則是乃吾身出入往來之道又豈可以須臾舍也舍對弗求而言○問孟子謂道若大路然又曰義路也道為義體義為道用均

謂之路何邪永嘉陳氏曰道以路言謂事物各有所當行之路義亦言路者謂處事物各就他當行路上行故各以路言然道若大路則取其明白易知義為人路則取其往來必由不知道之猶路無目者也不知義之猶路無足者也此孟子言意別處○真氏曰義者人所當行之路跬步而不由乎此則陷於邪僻之徑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輔氏曰集註拈起這兩字說其

警切學者至矣惕然則仁之發也深省則智之用也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

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輔

曰程子重輕之說正說着字意豚夫人皆有是心豈肯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特以不思之故是以昧夫輕重之分如此也○真氏曰借至輕而喻至重



所以使人知警也

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

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輔氏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體也義用也體

用不可相離故上兼言之然仁義之理具於一心若心放而不知求則兩失之矣能求其心則心存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故曰不違仁既曰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則其應事接物之際必能合乎時措之宜矣故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則不能無用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

語錄曰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為無他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洒掃門戶整頓事務若其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爾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辯四者其切然而放心不收則何者為學問思辯哉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也○輔氏曰誦詩讀書孝悌忠信無非學之事也然其道則皆只欲求其放心而已○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以為不必讀書不必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集註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

蓋能如是

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

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輔氏曰志者心也氣者一身之

氣所謂夜氣與平旦之氣是也志氣之帥也義理則性之所具也人心存則志與氣皆清明而義理自然昭著由是而可以知性知天不然則志氣昏昧而不清明放逸而不收斂雖曰從事於學問而終不能有所發明於已也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

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

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語錄曰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又曰只是知求則心便在

便是反復入身來○又曰自能尋向上去這是已得此心方可做去不是塊然守得這心便了○又曰看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二句必不至空守此心無所用心○輔氏曰聖賢教人雖曰多方然其道則不過欲人將已放之心收約之使反復入身來則志足以帥氣無放逸之失而日就於清明道足以制欲無蠱蝕之病而日趨於理義此乃孟子開示要切之言程子

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愚謂人之於身無所不愛則固當無所不養然體有貴賤小大

養其貴且大者則善養其賤且小者則不善此豈待他人言之而後知哉則亦反之於身而審其輕重於心焉則自知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櫝養其楫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聲櫝音賈楫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楫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

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

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

害貴也

語錄曰此章言身則心具焉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真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低他自會去計喫不到得餓了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

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

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

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

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

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語錄曰問

否曰然問如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為他所蔽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為他所蔽矣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只是一物○又曰耳目

一物也外物一物也以外物而交乎耳目之物自然被他引去○又曰上箇物字主外物言下箇物字主耳目言心則能思而

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

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語錄曰心固是元

此任他如何却不得須是去思方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是最要緊須是人自主張起來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

我者而心為大若能有所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

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語錄曰立者卓然堅起此心○又曰君子固當

於思處用工能不妄思是能先立其大者立字下得有力

夫然後耳目之官小者弗能奪也是安得不為大人哉 然此天之此

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

而註亦作比乃未詳孰是但作比方於義為短故且

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

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

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唯口

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

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

泰然百體從令沒發州人○或問此章之說曰其要在夫先立乎其

大者之一言耳蓋大者既立則凡動靜云為皆主於思而不隨於物其不中理者鮮矣范氏之箴蓋得其所指未可易之也



五百〇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

待求之而自至也

或問有以為從之者猶言其任之云爾如何曰是蓋嫌其猶有意於人爵之求耳殊不知此章之意所以為天理人欲之別者特在乎求與不求之間有意於求則是乃所謂脩天爵以要人爵者孟子固已斥之矣其或不求而自至則是乃理勢之必至者而又何嫌之有哉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  
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

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

之也或問脩天爵以要人爵者雖曰脩之而實已棄之久矣何待得人爵之後始謂之棄耶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而不脩耳聖人之心寬宏平正善善蚤而惡惡遲不如是之急迫也且若是言則彼直棄而不脩者又將何以處之邪

耳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

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



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

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

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

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

物輕黃氏曰善學者要當深明夫內外輕重之分在內者重則在外者輕在外者愈輕則在內者愈重其積力久習中泰然天理流行一毫物欲不能為之累顏子之簞瓢陋巷曾點之鼓瑟浴沂脩然悠然蓋將與造物相為酬酢天下之至貴無以復加於此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

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

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

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

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語錄曰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若

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却甚易蓋纔自是蹉跌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愚謂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此以仁之理而言也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此就人之為仁者言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也此則指當時之人為仁不至不能反已遂謂其不能勝而自怠於為仁者言也如此則深有助於為不仁者矣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輔氏曰能反求諸已

則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如水勝火斯可見焉趙氏雖未知夫仁然以其能求句中意而得之凡解經者只當如此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萑音蹄稗音蒲賣反夫音扶

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輔氏曰學者於上一病猶少於下一病極多○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

熟輔氏曰日新者日進也不已者無間斷也必如是然後能熟夫仁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古

反候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

且然況聖人之道乎輔氏曰集註謂事必有法然後可成者當矣然

故易於求中規矩之為匠法者器必先正其方圓而無失方可以言巧故射者志乎彀而直積力久焉則能中矣工者守乎規矩而直積力久焉則能巧矣若



三百四  
夫教者與受教者舍穀而言中舍規矩而言巧則皆所謂誣也若夫欲學乎  
道而處下關高舍近焉遠不務下學而徑欲上達者則亦終無所成而已矣  
連生

孟子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